

责编：尚青云 审读：陈亚莉

# 债务

左海伯

庭长与我走下小镇唯一的正街，便拐到乡社办厂所在的那条土街了。

社办厂当时像雨后林间的蘑菇。它们冒得快，去得也快。不几天，没人采，便烂于无形，像是被风，在一夜间收拾得一朵不剩一样。

工厂倒了，那里的工人，便像气体，悄无声息地蒸发掉了。他们如从不存在过一样。

这是早晨，土街家家户户低矮的门前，人们都蹲在土墙边，举着碗吃饭。喝粥呼噜噜的声音，在陋巷里走得很是急迫。

在土街拐弯处的小门前，庭长说，到了。门内的地面比街面低，一口小铁锅，因室内地面潮湿不平，歪斜地立在门前的地面上。那里盛着所剩不多的稀粥，我看了一眼，那锅中显出我面部影影绰绰的轮廓。

里间，一家人正在吃饭。见有人来，他们一齐惘然地转过头；他们围坐在小木桌旁，中间只有一小碟麻辣酱，小木桌显得很空旷。

防备已经来不及了，他们的生活，就这样呈现在我们的面前。

男人惊疑地站了起来。

我们俩是法院的。庭长说着，拿出工作证递到男人面前。男人没敢接去审查，他只是怔怔地看着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；他的身体凝滞了似的，已显苍老的脸上，疑问的纹路已然僵为惊惧。女主人和她的两个女儿，也像被瞬间的电击中。她们端着碗，定定地看着我们。那情景，像是有一个关系家庭生死存亡的消息，正向她们传来。

庭长司空见惯，忙招呼安抚他们。女主人先于丈夫省悟，站起来，吆喝孩子，让出椅子。坐，请坐下说。“请”从她口中说出，因在慌张中，显得特别郑重。

男主人回过神了，他与两个女儿一闪身，把小饭桌收拾干净了。

庭长与我坐小板凳，男主人坐着一只脚的长板凳。庭长打开我递上去的卷宗，拿出起诉状，平静地告诉他涉案案情。女主人紧张地看着庭长的脸，她的身体似乎着了极寒，有些抖。

男人不看拿在手中的状纸，他不识字；他听着听着，困惑在他的眼里就烟消云散了。他像突然洞穿了一件事的来龙去脉，忽然无礼地打断了庭长，大声激昂地说：我想不到他会为一百元钱告我！法官，你们在这周圈几十里问问，这几十年，我赖过哪人一分钱！他这样说着，表情显示出被人诬陷又无能为力的委屈和激愤。他把说话时在空中挥动的右手伸进蓬乱的头发中抓挠了几把，那里像藏有莫名的忧愁；他终于停了下来，又迫不及待地衣服口袋里上下搜寻，像是急于要找到打开命运之门的钥匙。他什么也没找到，只在他那口袋开裂皱巴巴的棉布裤兜里掏出一个烟盒。他以为那盒中还有烟，把那烟盒撑开了看，最后确认了它是空的。

原来，三年前，他就从社办机械厂下岗了。为了生计，他跟人做了泥瓦匠。去年，他与湖北红安县一木匠兄弟，共同承包了本地一宗房屋修缮。其间，那木匠家有急事，屋顶未封，便离去了。走时他与那木匠书面约定，结账分成一百元。后来，房屋主人突遭变故，一点工钱，拖成狗肉账。上个月木匠来时，男人承诺，三个月内，他不给，我给。没承想，这么快惹上官司了。

不告我就算了，告，一分钱也没有！男人持续处于愤懑中，他抬脚，向那扔在地上的空烟盒踩了一脚。

老乡，你可不要因小失大！庭长



见多识广，和颜悦色，人家有证据，法庭最终判决，也可能是你败诉，你还要承担诉讼费。不如把钱付了，我们做工作让那木匠撤诉，让他承担诉讼费，减少一点你的损失。

你给人打有条，这债就应由你负责。听庭长的，没错。女主人明白事件原委，她话语沉静，又道，我以为多大的事呢。三天内，把债清了！

你说得好听！一百元，不是小数目，房主不付，哪去弄！男人道。

你放心，我去借好了。

我这一辈子也没想到要跨法庭的门槛，没想到这回……男人低下头，像是喃喃自语。他内心里，被人告上法庭，简直是辱没门庭，给祖上丢人的大事。

你放心，不让你上法庭。第四天，我们回访，你把钱交上。庭长揣摩到男人的心事，承诺说。

男人抬起头，眼里充满感激；他起身上前，双手握住庭长的手。

谢谢法官！谢谢你们！

我收拾完材料，站起身，环顾小屋，小屋的空间很是逼仄。那两个像从没沐到春风的姊妹，这时都双手垂膝，拘束地坐在里间的大铺上，像两只被人停止追捕的惊魂稍定的兔子；女主人不知从哪里拿出一个竹篾外壳的热水瓶和两个粗陶大碗，倒出几乎没有热气的开水。餐桌的上方，一个没上漆的长条柜上摆放着各种小物件，有玻璃瓶、胭脂盒、圆镜、木梳、油灯、蜡台、收音机，还有一台电扇和一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。这一件件都是房屋主人细心保留下来的，它们成为这屋子突出的景观。

走出小屋，踏上土街的泥泞时，太阳已给贫瘠的街巷，镀上了一层金色。

# 埋洋钱

余秀琦

这是大伯一生当中讲过最多的一个故事。

讲的时候，大伯正襟危坐一脸庄重。并一个劲地说，见过形形色色的队伍，从未见过这样的部队。言语里全是崇敬。

时间回到1947年的商城县石冲村。一个叫“刘湾”的小村子。那年刚入冬，寒风刮冷得让人受不了。菊花尖顶峰早早覆了一层雪，预示着大别山的冬天已经到来。

“过队伍了。”奶奶颠着小脚，神色慌张抱着一捆柴草从地里回来。



大伯还未来得及答话。一个干部模样，穿着军装的大兵，推开大门楼厚重的门板，一步跨进院里来。

“老乡，天晚了。你这院屋宽敞，咱队伍借宿一晚。可中？”大兵操着浓重的山西口音，对大伯说。

大伯和奶奶面面相觑。这些年，兵荒马乱的。土匪、民团、白狗子……分不清谁是谁。但谁咱也得罪不起呀！唉，都是祖爷爷置下的这高门大院惹的祸，年年过队伍必遭殃。

“老乡，不占用你的房屋，只借几捆稻草和场院一用。你这院子比露天野地强多了。”大兵又补充道。

以往过队伍，奶奶及大伯吃过太多亏。米面瓜粮、柴水用具被祸害一遭，但凡值钱的临走必会

洗劫一空。有啥办法哩？只能忍气吞声。今天这支队伍会不一样？奶奶和大伯心里直打鼓。

掌灯时分，队伍入驻，悄无声息。

待外面人都睡定了，奶奶拉过大伯的衣襟，悄声说，“柜子里还有三百多块洋钱哩？大兵抢去怎么办？”奶奶努努嘴，指外面。

“还有啥？只能趁夜深人静埋在床底下。”大伯说着蹑手蹑脚抱来个腌菜坛子，把三百多个“袁大头”放进去，又用一团霉干菜腌好。操起门杵的锨头便“吭哧吭哧”挖起来。

“老乡，埋洋钱哩。”正干得起劲，忽然门外响起大兵浓重的山西口音。大兵起来查岗了！

大伯和奶奶顿时呆若木鸡。你瞪着我，我看着你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
外面又没了声息。

奶奶抱着坛子，大伯手执锨头，胆战心惊屏息凝神倾听着外面的动静。

无边的黑暗，无边的沉寂，夜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。大伯和奶奶心提到嗓子眼。

第二天破晓时分，朦朦胧胧中听到外面大兵隔着窗子叫：“老乡，咱们走了！你数数你的洋钱还在不在。”不知什么时候，奶奶和大伯困倦得迷糊着了。

奶奶一屁股坐起来，揉揉眼睛：坛子好好的还在。坛口腌的霉干菜依然完好无缺。奶奶掂了掂，里面的大洋哗啦啦地响，依然是昨晚那个重量。奶奶长吁一口气，如释重负。

大伯扔了锨头，追出门去。只见，借宿用的稻草卷捆整齐堆放在院角，就连那院子也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了！

“好队伍啊！开天辟地第一遭。不扰民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，这样的队伍没见过。”大伯逢人便说。

事后，大伯到处打听。原来那晚借宿的队伍，是刘邓大军“千里挺进大别山”执行任务的一个支队。

“共产党的部队，老百姓有盼头。好，好啊……”大伯到临死都还这么说。

大伯的故事讲完了。每次讲，大伯总叮嘱我们：“做人，不能忘本，要永远记得幸福来之不易。”

这句话我永远记得。

今天在大伯的坟头，我告慰已逝的灵魂：从这个大门楼走出的，有2人入了军，4人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并且这个队伍还有人不断加入。将来，浩浩荡荡……